

〔香港〕

马云 著



铁树开花

广州文化出版社

出版说明

《铁拐侠盗》是香港作家、脍炙人口的电视连续剧《大地恩情》、《金山梦》、《古都惊雷》等原著作者马云先生以七十年代香港都市生活为背景的系列小说，共有一百多种，本社出版的，是作者亲自挑选的其中的精品。

我社已获马云先生在国内（除港、澳、台）独家出版、发行《铁拐侠盗》的委托书，并已签署合同。未经我社同意，翻印必究。

广州文化出版社

变形怪物

目次

郊外度假	黑鹰夜袭… (2)
不祥之物	股市狂泻… (37)
千变万化	作恶多端… (76)
宇宙之大	无奇不有… (113)

郊外度假 黑鹰夜袭

自从阿生加入了特警组之后，吕伟良难得有机会跟他一起去度假。因为阿生的上班时间并没有规定，随时随地要奉召出勤，使得这个平时跳跳蹦蹦的青年人也逐渐变得成熟起来了。

林爱莉则自从由加拿大回来之后，由于志趣相投之故而爱上了吕伟良，他们反而经常有机会聚在一起。但是最近情形又有些不同，林爱莉不知怎的，对金钱发生了极大的兴趣，竟然常常冷落了吕伟良。

不过，林爱莉虽则过去是名噪一时的迷你女贼，现在却并非东山复出，重施故技去光顾那些为富不仁的有钱人，而是合法地去发财，学人家炒股票。

于是，当这一天吕伟良和阿生师徒二人想邀她一起去郊外度假时，她竟然宁愿沉迷在金钱的数字游戏中。

林爱莉最近似乎的确也在股票投资方面赚了大钱，但她似乎仍不满足。也许就是因为赚得太容易了，才使到她越来越沉迷下去。

吕伟良因为难得阿生有空，所以师徒二人一早驾车离开了市区。

这并非法定假期，所以交通也不拥挤。他们的汽车很快就远离市区，开到数十里外的一处僻静山区去。

他们要远远离开繁嚣的市区，吸点新鲜空气，过一下宁静的生活。

阿生虽然获得特别假期，但是他的上司任如重却提醒他，需要他的时候，仍然要他随时赶返特警总部报到。

吕伟良的特制汽车里有无线电话，这是他们与市区之间不至失去联络的唯一工具。

汽车开至一处风景如画的幽静山区停了下来。

这里有一间单层式的别墅，是吕伟良一位朋友的。这次吕伟良师徒二人征得对方的同意，借用两天。事实上吕伟良那位朋友很少到这儿来，即使是通常的周末，亦未必到此度假，他在这儿购地建筑这家别墅，可能是出于一时兴趣，也可能是炎夏时节避暑之用。

阿生跳下汽车，四下里张望了一遍，面对这画一般的迷人环境，他忍不住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然后便引吭高歌起来。

吕伟良打开了车后的行李箱，将预备好的食物搬入屋子里面去。

屋内一切设备齐全，就是没有电力供应。门前有一口井，这是食水的来源。

吕伟良早已知道这一切，因为很久以前，他也借用过这家别墅度假。所以，他们携备了汽灯以及一切必需的应用物品。

他们打算在这里住两天，因为阿生的假期只有两天。

他们准备在附近山区打猎，所以除了阿生的配枪之外，

他们还带来了两支猎枪和不少子弹。在市区之内，除了“飞镖俱乐部”，根本没有地方可供射击。他们这一次决定要玩得痛痛快快。

阿生一边哼着流行歌曲，一边帮着吕伟良把一袋干冰搬进屋内。

屋内的厨房里有干冰箱，只要把干冰倒进去，便可以当作电雪柜一样，作为储藏肉食和饮料之用。

由于太久没有人居住，窗户虽则密封，室内仍然难免蛛网尘封，阿生打扫了一遍，又把两间睡房加以收拾一番。

这时候，已是中午时分。吕伟良把带来的餐盒弄热，师徒二人就这样吃了一顿午餐。

他们坐在屋前的石椅上，树荫是一把天然的太阳伞。

白色的矮篱笆，大约只有一米高左右，把屋子前后左右围绕起来，使人看上去颇像西方的牧场。

汽车就停在靠近屋旁的空地上，是属于篱笆以内的范围。由于车内有无线电话设备，阿生一直有点担心电话会响起来。

他说：“如果处长在这个时候找我回去，那的确是一件令人扫兴的事。”

吕伟良说：“人到底是需要工作的，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份安定的工作，我真不希望你像我一样，因为时代不同了。过去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从来没有人可以控制我，但现在你可以合法地去对付坏人，你是一名国际特警，这工作很有意思，也适合你喜欢冒险的个性。任处长对你十分倚重，若非迫不得已，他不会令你扫兴的。不过如果他们确实需要你的时候，你也不该生气，更不能拒绝。”

阿生正待说话之际，电话竟然就在这时候响了起来。他一边走过去汽车那边，一边喃喃自语地说：“难道真的不幸给我言中？”

阿生由车窗伸手入内，把听筒拿了出来：“谁？”

电话是最新式的自动接驳，无须经由接线生叫出号码。

对方是一个女人的声音，可能是由于他们的车子距离市区太远之故，声音较为细小。阿生真担心这是任如重那位秘书小姐。

“你是阿生吗？”对方说道，“我是林爱莉，你们到达目的地没有？”

阿生悄悄舒了一口气：“原来是你！爱莉姐。你猜猜我们到了没有？”

“大概仍在途中吧！”林爱莉又说，“照时间推算，这时候大约走了五分之四的路程。”

“不！我们已经到达很久了，而且刚刚吃完了午餐。我真担心这是老家伙的电话。”

“你们走捷径么？怎会这么快到达留仙谷？”

阿生说：“在郊外开快车的好处，就是不用担心有警察抄牌。”

林爱莉说：“但是有好处自然也有坏处，那就是万一失事，你们就会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。”

阿生问道：“你在哪里？爱莉姐。”

“我刚由市场出来，因为挂念着你们，所以打个电话联络一下。”

阿生笑道：“谢谢你，我们已平安抵埗，只担心你在金盆被溺！”

金鱼缸是当地人形容股票市场参观室的情形，因为那儿有一排排电视直接转播机，看上去也真的很像金鱼缸。

林爱莉却得意洋洋地说：“你放心好了，我今天又赚了钱，而且数目可观！”

阿生道：“其实你已经有不少钱，还要这么多钱干什么？”

“你不会明白的，钱哪里会有人嫌多的？而且我这种赚钱方法绝对不会损人利己，大市涨了，每一个人都有好处，大家都可以赚钱，这有什么不对？”

“大家都赚钱？那么，谁吃亏呢？有赢家，自然亦有输家才对啊！”

“你不会明白的，这不是赌钱，你只能说它属于投机事业。告诉你，当我再赚大钱——赚够了一百万的时候，我会收手，然后请你们一齐去环游世界！”

阿生笑道：“当你赚足一百万之后，你会希望再多赚一百万，甚至凑足一千万。正如你所说：钱，哪里会有人嫌多的？如果你有兴趣和我们同去环游世界，今天就不该与我们各处一方。”

林爱莉道：“本来我也知道这是你难得的假期，无奈这两天大市暴涨，我手上几种股票涨得厉害，我要趁势把它卖出去，所以非亲自上市场不可。这机会实在不可多得，再过几天，我看它可能回跌！”

“我不懂股票，而且也没有兴趣。”阿生又问，“要找师父谈谈么？”

“好吧！如果他不生我的气的话。”

阿生把吕伟良叫来，将听筒交给他：“是爱莉姐的电

话。”

吕伟良接过听筒，林爱莉道：“你一定很生气，是不是？”

吕伟良道：“我为什么要生气？我只担心你会入精神病院。”

“那你放心好了，我说过，赚足一百万就收手，然后我们去环游世界。”

“我手上也有不少股票，都是好几年前购下的，我是投资性质，有些股票若以现在市价沽出，有数十个开可赚，如果你真的想环游世界，只要出售一部分就足够有余。”吕伟良又说：“爱莉，听我说吧，不要再玩那些数字游戏了。钱，只要够用就行，如果太多了，反而会令你感到烦恼呢。”

林爱莉道：“好吧！我答应你，我不再入货了。希望你们玩得开心。”

电话挂断了，那是因为杂音越来越厉害的缘故。

阿生问吕伟良：“爱莉姐会不会来找我们？”

“不会的。”吕伟良说：“她好胜心太强，每做一件事非获全胜，不肯收手。”

“其实她父亲死后已遗下不少钱给她，她又何必这么贪婪？”

“许多像她一样性格的人并非完全为了钱，而是为了满足心理上的欲望。”

“据说有不少人因炒股票，受不起刺激，结果进了精神病院。”

吕伟良道：“那不过是由于他们的全副精神放在股票上面。任何一样事情，精神长期集中的话，到头来必然会令

到精神无法负荷。我见过一位职业作家，他写的是侦探小说，全盛时期几乎每本杂志每张报纸都有他的大作刊登。结果他连自己的日常生活也紧张化刺激化，有时跟朋友喝茶，他会怀疑对方向他下毒，有时他在街上走着的时候，他会觉得黑暗处有人用枪向他瞄准，总之鬼影幢幢，步步惊心！这就是心理不平衡，精神无法负荷的典型事例之一。”

“你所讲的那位作家，后来怎么样？”阿生问道。

吕伟良道：“结果他的妻子要他搁笔，立即进行治疗，否则，情况可能日益严重，到头来唯有进精神病院。”

阿生喃喃地说：“我真担心爱莉姐到头来也要进入精神病院。”

吕伟良叹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别再去理会她，我们准备出发吧！”

阿生于是开始检查枪械和弹药，也替吕伟良的汽车作了一次例行检查。最后，师徒二人便驾车离开了留仙谷那间小屋，往北面的森林开去！

森林中有许多飞禽走兽，但那儿并非禁止打猎的地方，所以他们才会跑到这么老远的地方来。

阿生知道有不少地方是禁止打猎的，有些地方甚至还有所谓保护野生动物会，防止虐畜会……等等。看来人类委实仁慈得很。

但是，当他想起在南M国境内，目睹战场上的惨烈情况时，他就忍不住感慨地对他师父说：“到底人命可贵呢，还是野兽的生命可贵？”

吕伟良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，说道：“当然是人命可贵。”

“那么，为什么有‘防止虐畜会’，却没有‘防止虐人会’？为什么有‘保护野生动物会’，却没有‘保护人类安全协会’之类的设立？”

“……”吕伟良呆了一阵，竟然答不出话来。

汽车停在一处森林的通道上，师徒二人各持一支猎枪下了车，并肩走进森林深处。

汽车所有的窗门均已关上了，门也上了锁。即使这时候车内的电话响了起来，他们也不会听到铃声。

他们走进了大自然的怀抱，一切似乎开朗得多了，这里没有污浊的空气，也没有吵闹的声音，有的只是青翠的树木，以及小鸟的歌唱！

“听说这森林中有老虎，我真希望可以射死一头。”阿生说。

吕伟良笑道：“老虎不是每处地方都有，你别听人家乱说吧！”

话犹未完，阿生突然示意吕伟良不要再说话，同时他的视线也放在那边一丛矮林后面去！

吕伟良看见阿生那紧张的神情，不禁问道：“你看见了什么？”

“似乎是一只老虎！”阿生煞有介事地说。

吕伟良忍不住笑了。他觉得阿生只是神经过敏，事实上他也看不见什么。只是树木似乎在动，阿生隐约看见的也许是一只狐狸。

师徒二人蛇行鼠步，弯着腰走过去，结果除了引起树林中的雀鸟纷纷起飞之外，什么也见不到。

他们迅速穿过那处丛林，到了一处较为空旷的地方，这

里的阳光非常猛烈，没有高大的树木可以遮太阳，只有一丛丛的矮林。

这时候已是下午三点钟左右。

阿生又看见一只狐狸似的东西飞快地在草地上一掠而过。他毫不犹疑，立即举枪发射，“砰”的一声枪响，那东西显然已经中枪，但却没有停下来，奔进了矮林中去。

阿生急步飞奔，追进一丛矮林后面，却找不到那动物的影子。

吕伟良冷眼旁观，也在暗暗赞许阿生的射击术进步神速。射击飞奔中的动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无须仔细瞄准立即发射，这更加难以命中。不过吕伟良也认定刚才阿生已射中了目标。

光天化日之下，照理视线不会发生困难，也不会是一种错觉。

吕伟良由后面赶来，协助阿生找寻他的猎物。他发觉阿生正弯腰注视着草丛中的一块石头，心里不觉奇怪起来！

吕伟良问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阿生道：“你看这石头多美！好像是花岗石。”

“那狐狸呢？”

“不知跑到哪里去了，但我明明是射中了它的。”

“是的，看来它已中枪，身体上一定有伤痕，逃不了很远的，只要跟踪血渍，大概不难找到。”

阿生摸摸头上的帽子，又掏出手帕抹了一把汗，瞪住地上的草，说道：“也真奇怪，我也像你那样想，但找不到一点血渍，反而有些水渍，一直到这丛野草就不见了。人家都说狐狸很狡猾，会不会下面有个狐狸洞？”

阿生说着，用脚将那块大如二拳的石块踢开，一心以为石下可能掩蔽着一个洞口之类，想不到在这一刹那间，突然传出了一阵怪声——“吱”的一声尖叫，就像一种小动物被人袭击时的呼叫一般，吓得吕伟良立即戒备。

阿生急忙倒退两步，但是，那草丛中并无动静，也不见有任何动物奔出。

师徒二人凑过去草丛旁边，俯首弯腰细看，草丛中也没有什么小洞，只是野草有些枯黄了——就是刚才被阿生踢开的那块石头压过的地方，有些枯黄。

这情形难免会令到师徒二人大感惊奇，那怪声到底从何而来？

吕伟良环顾四周，那一带只见矮林处处，却未见有飞鸟飞翔。

阿生不像吕伟良的想法，因为刚才起脚去踢那石块的是他自己，所以他的感受比较吕伟良更加亲切，他觉得声音似乎发自那块美丽的石头。

吕伟良看见他走到石块旁边仔细观察，忍不住问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阿生问道：“师父，狐狸会不会变石头？”

吕伟良忍不住笑了起来：“你以为这是童话世界么？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事。”

“但是，狐狸是狡猾的。”

吕伟良道：“任它如何狡猾也不可能变成石头。”

阿生呆在一旁，吕伟良拍拍他的肩膀，示意他转移阵地到别处去。

时间无多，在黄昏之前他们必须回程，因此他们只有两

三小时的时间，决不能在黑暗中摸回留仙谷。

这一个区的确有不少飞禽走兽可供射击，野兔、果子狸以及可供制标本的巨鹰，他们总算收获不少。

在回程时，阿生故意绕过那处矮林，——就是发现狐狸的地点。

阿生始终念念不忘那只狐狸，他认为自己的眼力不至劣到那个程度，他记得当时那只狐狸已经一步一拐的，奔跑的速度显然慢了下来。明显地，狐狸已经中枪了，为什么没有血渍留下？

还有那一块像两只拳头那么大的石头，为什么会发出怪声？

虽然吕伟良认为不可能，但是，阿生就有一种奇异的感觉：他踢那块石头，就像踢在又软又韧的皮肤一样。而且那“吱”的一声怪叫，不迟不早，就在阿生踢下去时发出的。

吕伟良认为阿生最富于幻想，所以根本不将此事放在心里。但是阿生是直接接触那石块的人，他觉得自己绝非错觉。

阿生找不到那只可能受伤的狐狸，却发现那块石头仍然留在附近。只是位置好像又移动了。

石头呈淡啡带红色，微微发光，很像海边拾回的猪腰石，看上去十分美丽。

阿生记得它的位置并不在这里，他一脚踢开它时，它已滚到一丛荆棘的边缘，但是，现在起码离原来的地方有数尺之遥。

吕伟良看见阿生呆在那里不动，忍不住回头再来找他：“你在这里干吗？”

阿生说道：“师父，这里可能有人来过了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吕伟良问。

阿生道：“这块美丽的石头曾经被人移动过。”

“这也没有什么值得稀奇，我们能够来，别人当然也可以来。”

阿生觉得吕伟良虽然言之有理，但是他也有他的想法，这想法甚至是超乎幻想的：这石头可能有生命！

阿生忍不住俯首弯腰，伸手摸触了那石块一下，却是冷冰冰的。

既然是冷冰冰，为什么它又能将野草灼得枯黄？

也许这只是偶然的事，石块把野草压得太久，所以野草才会变黄吧？

阿生这么想着，正想回头再去找那些野草看一遍，但是，吕伟良已把他拖走了。

吕伟良是因为时间已经太晚，他担心车子在回程中，未能在天黑之前赶返留仙谷，所以他催促阿生别再呆在那里，赶快回程。

吕伟良坐上汽车，阿生负责开车，但是无法打着火。

阿生看看油表，证明油缸有足够的汽油，即使真的用光了，汽车后面的行李箱内也有一胶桶的汽油备用。因为这次他们是长途旅行，不得不准备好这一切的。

阿生下了车，揭开车头盖仔细检查了一遍，证明一切机件正常，为什么无法将车子开动？

吕伟良心里也感到惊奇不已，他知道自己这个徒弟在汽车机械方面有着深切的认识，即使发生故障也很易修理妥当的。

但是，现在看阿生的表情却是一筹莫展。

阿生百思不得其解，站在一旁。

吕伟良担心黑夜来临时，那就更加狼狈，于是亲自动手检查机件。

他终于在接近火嘴的地方找到一条毛虫，最初阿生可能不加注意，甚至现在阿生也认为无关重要。但是，吕伟良还是把毛虫剔掉了。

吕伟良再检查其他机件，一切正常。于是他坐上司机位，试行将汽车油门扭开，奇怪！竟然可以开动了。阿生也感到有点莫明其妙！

车子开返留仙谷，已经将近天黑时分。

阿生把他们当天的所获物搬出车外，正准备搬入屋子里去的时候，突然“扑扑”几声，车内冲出几团黑影，吓得阿生登时手忙脚乱。

阿生以为尚未搬出车外的一些飞鸟中弹后伤势不重，所以现在复醒之后就一飞冲天。但是，他回头查点一下，两只大黑鹰以及野鸽的尸体还留在车子之内。

吕伟良这时已由屋内出来，刚才他是把一些应用物品例如枪械等先行搬回屋内，现在正想出来帮阿生搬动其他飞禽走兽，却看见阿生呆呆地立在车旁，动也不动地像是着了魔。

吕伟良问道：“阿生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阿生忽然又仰望着天空：“真奇怪！有些飞鸟由车内飞出，但我们的猎获物又一只没少。”

吕伟良不明他说什么，后经阿生一再解释，他认为可能是阿生眼花。

阿生却强调道：“我除了见到几只影子飞上天空之外，还听到‘噗噗’的振动翅膀的声音。”

吕伟良知道阿生是个精灵鬼，平时最喜欢胡思乱想，当时既是天色将黑，又经过大半天驾车、打猎，精神即使有点恍惚亦在所难免。

吕伟良帮着阿生把所有猎获的飞禽走兽搬入屋内，放到干冰箱雪藏。打猎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兴趣，他们并不喜欢吃这些动物。由于天气太热，如果不把这些东西雪藏，就会产生异味。

他们把带来的餐盒加热，吃了一顿晚餐。餐盒对他们来说真的是方便无比。

他们有带来的水果，也有各式汽水、果汁。阿生打算休息片刻之后，就开始制作标本。

汽灯已经亮起来了，那当然无法与电灯相比，起码就没有电灯那么方便。而且只有一盏汽灯，只能暂时放在厅子里空旷的地方。

吕伟良知道阿生什么都喜欢学，制标本的技术是他从电视节目中学到的，而且试制过好几次，结果都十分满意。

吕伟良倚在沙发上收听电台的广播节目。这个时间如果在市区之内，人们都只会收看电视节目，晚上很少有人收听电台广播的。但是他们没有带电视机，这里也没有市电供应。收音机无须市电，因为这是流行一时的半导体收音机。

吕伟良正收听着一首美妙的音乐，突然声音中断了，传来的只是一阵阵沙沙作响的怪声，收音机像是快要爆炸一样。